

地 220.67
41
:6

卷九

河渠上

卷十

河渠中

卷十一

河渠下

地
215.87
42
:6

泗陽縣志

巳

民國第一泗陽縣志卷九

次修
志三

河渠總叙

北條之水曰河中條之水曰淮其附於淮者曰沂泗此禹蹟也中世以降黃河南徙奪泗與沂因而奪淮兩雄角力強者戰勝蓋數百年焉此一變也迨後治復改道北行淮水失其故步匯而爲湖湖不能容則洩而入運竄而入江豪奴欺主泗實當之泗又挾其餘威以凌沂沂因病沐各闢其出海之途而距淮愈遠附庸小國自爲雄長又百餘年矣此又一變也其變而之盛者則黃河是變而之衰者則淮水是泗沂不與焉泗沂不會淮淮不入海其患皆中於泗陽於是有爲分治之說考曰但覓淮水適宜之流路而泗沂一仍其故其道泗陽縣志卷九

河渠上

洪澤湖

黃河

運河

六塘河

附砂礮河

因其事易有爲合治之說者曰挽淮渡運以會沂其說創其工鉅其事難講求地方利病者宜何從焉雖然此非泗陽一邑所能任也今但疏其分合之由辨其通塞之蹟以及施工之難易受益之多寡分爲上中下三篇上篇言名川大澤以考其源流中篇言工程下篇言水利以著其功用蓋綱舉而目張焉作河渠志

河渠上

泗水

黃河

運河

六塘河

附砂礮河

河淮沂泗分合之由前既言之矣在泗陽之黃河今爲枯瀆似已無研究之必要然利害關係至鉅歷史有徵不容沒也所謂淮者卽洪澤湖是惟泗陽非淮流經路其泛濫橫溢皆湖爲之故正其名曰洪澤湖沂卽六塘河是又別爲砂礮河猶洪澤湖之於淮也故從今名若夫泗水運河雖合爲一流

然不能謂運爲泗蓋泗水爲吾邑主川古國今縣得名之由其道爲黃流淤塞僅賴運河爲之宣洩不容不追認之運河係人工開鑿自關途徑受大水數十泗居一焉其名震於世界在泗陽者曰中河俗曰新河交通便利實則皆運河一水也別泗紀運固亦其宜今敍而列之首泗水次黃河次運河次六塘河及砂疆河次洪澤湖

泗水

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台滕縣沛縣徐州

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今淮陰縣入淮此禹迹也行水金鑑水經注

泗水篇泗水又逕宿預城故宿預縣治之西又東逕凌柵故凌南縣治

又東南逕淮陽城故淮陽郡治北又東南逕魏陽城故泗陽縣治北又

東逕角城故角城縣治北而東南注淮古稱淮泗口又稱泗口又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稱清口以地望準之當在今楊莊東之馬頭宋熙寧十年河

決澶州分流合南清河下奪汴泗宋史河渠志自是河始入泗高

宗南渡杜充決河水自泗入淮以阻金兵宋史高宗本紀而河再入

泗至金明昌五年河道南徙自徐城以南泗水悉爲黃河所

占而禹貢會淮入海之舊蹟不可攷矣清之運河自濟寧以

下建閘蓄汶泗沂沭諸水濟運泗水乃更與運河合咸豐以

後河徙而北泗全入運運河水漲則由劉老澗分一支并沂

水洩於六塘河

黃河

黃河發源星宿海下積石過龍門分流於兗冀之郊與導源

桐柏貫徐揚會泗沂之淮水不相屬也周衰諸侯鑿鴻溝引

黃河支流與濟汝淮泗相通秦始皇時王賁攻魏引河溝灌

大梁又引水南出謂之梁溝

河溝即鴻溝河水所分大梁溝城在今河南開封縣西北梁溝

既開故渠水斷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蕩蕩渠此

為河淮溝通之漸然尚未為患也漢武帝元光三年瓠子決

口濫入淮泗史記稱二十餘載歲屢不登梁楚之地尤甚於

是淮泗之間始有河患然公卿負土淇園楫竹仍復禹之故

道宋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奪泗入淮咸平二

年五月河決鄆州下淮泗天禧三年六月又決滑州奪汴入

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一四年六月又決如故然皆未久即復

故道熙寧十年七月河大決澶州曹村下汴泗灌都縣四十

五以上皆見宋史河渠志於是河勢南趨匯於梁山灤灑為二派一合

南清河即泗水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即濟水入於海宋史河渠志尋南

流築塞而專注於北流金史所謂宋之東流也高宗南渡杜

泗陽縣志卷九 河渠上

充導河入汴泗以阻金兵宋史高宗本紀於是南流復通金明昌五

年當宋光宗紹熙五年是時黃河皆在金境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灤

仍分二派南流合泗歷魚台經徐邳宿遷是時桃源統於宿遷縣至清

口此為大清口合淮逕安東雲梯關入海自是河淮併為一瀆然

北流固在也元之元中河溢陽武縣南奪渦奪泗而北流始

微河水強半入淮泰定元年河決桃源由三汭河東南小清

河合淮明弘治三年總河白昂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

離至宿遷小河口以會漕河即泗水五年七月大決黃陵岡荆

隆口北犯張秋漕河與汶水合至榮澤歸德入淮之路盡淤

六年二月以劉大夏為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築塞黃陵岡

至七年功成北流遂絕劉大夏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

乃于張秋決口開越河引舟濟運及冬水落始為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

出徐以殺水勢二濬榮澤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由陳
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出宿遷小河口一出亳渦各道俱入
淮然後築塞張秋決口繚以石隄巨十餘里隄南北兩端各
建滾水石壩以防不測經營二年河勢南趨遂築塞上流黃
隄河工告成明史河渠志顧其時淮水經流入海全河赴之

建瓴東下桃源尚無昏墊之苦迨嘉靖初年三義口淤河益

南徙自小清口會淮倒灌入於洪澤湖八年河溢魚台由趙皮寨出

桃源淮安府志於是桃源始告病矣三十二年徐邳十七州縣連

被水災世宗實錄隆慶四年河決桃源馬廠坡入淮穆宗實錄是年八

九月河大決邳州睢甯南北橫潰大勢自睢甯白浪淺出宿

遷小河口正河淤百八十里六年七月河漲自徐碭至淮揚

一夕丈餘下流悉成巨浸邳睢宿桃及清河山陽安東鹽城

被災尤甚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年河淮並溢三年河決崔鎮而北

淮決高堰而東兼之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河淮并漲漂沒千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四

里居民結筏浮箔採蘆心草根以食行水金鑑五年復決崔鎮邳

宿桃清兩岸多壞明史河渠志工科給事中王道成題謂宜塞崔

鎮決口築宿桃長隄修理高家堰開復老黃河自三義壩起至葉家衝長

八千餘丈謂之老黃河尚書吳桂芳亦議復老黃河故道六年朝廷特

命兵部尚書潘季馴總理河務力闢老黃河之說季馴謂故

道久湮雖浚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又曰老黃河之說未之前聞也云云乃築桃宿歸仁大隄

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邳宿桃清兩岸遙隄縷隄使水

無旁溢經營數年工始告竣明史河渠志歸仁隄成巡道朱秉光

作貽麥堂記以頌其功舊志宿遷縣志記曰嘉靖末造歷

水之爲膏也久矣一望沮洳四野瀰漫居鮮室廬無論土壤

矣蒞茲土者觸目疚心手援無策一切蠲租減賦屢蒙詔旨

歲丁丑今上允言臣請特簡大臣董其事而印南贛兩公以才

望應上命時公方撫江右今督漕新源江公任南贛兩公以才

深相得乃一時並借茲邦同慮協謀無不至當凡築隄塞決

所築隄二一邳地界之遙隄一桃宿界之歸仁隄歸仁關水
陵左臂更爲要地繫考隄誌稱古汴河受邸家白鹿等湖水
滙爲巨浸一遇伏秋黃水下合淮二水口白洋河由高歸仁集
東橫關四十里澎湃南下合淮二水既合直趨高堰淮揚之
民不爲魚鼈相表裏云初光奉檄來相算哉隄址者謂一水
實與高堰相表裏云初光奉檄來相算哉隄址者謂一水
茫以浩無涯決而爲渠者四丈水至爲湖稍落則水滿至倉
橋以無曲頭集長二千九百丈水至爲湖稍落則水滿至倉
以舟則膠以重託也幸賴兩公妙畫於上各官役率下懼無
肩鉅任而負重託也幸賴兩公妙畫於上各官役率下懼無
堵決月墊而淤工卑培薄自是諸水悉由小河白洋計者無
越九而工卑培薄自是諸水悉由小河白洋計者無復入於
河一勺無他溢而不可捍禦者矣隄成而隄南一帶田頓復
昔之舊壤於是逃徙者復荒蕪者鋤婦子緣南畝蒸蒸莘莘
當春時和未幾而麥苗復目青矣不覺色喜曰朝廷簡界得
人俾千餘年數百萬災昔之民一旦出昏墊而衽席之厥功
懋矣哉工既竣構堂一區以便欽命閱視匾曰貽麥蓋取周
頌貽伐來牟之義隄東接孫家潘氏既築歸仁隄以束睢水
灣西抵集凡八千七百丈有奇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五

自馬廠至於腰舖以障清口之上游使黃不能入淮不能出

又於北岸遙隄築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滾水壩以司宣洩

於是境內河患稍息綜觀潘氏治河之法寬之而不至

於緩激之而不至於怒河槽欲其深隄防欲其固置滾壩以

洩盛漲植官柳以禦暴風河流順軌直下清口

按行水金鑑云潘氏之治

河也寬之而不至於緩激之而不至於怒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隄
霜後則灘高於水面五尺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隄
厚五丈高五尺縷隄外相距三百丈爲遙隄高柳十丈高一丈
兩遙隄相距千丈附遙隄栽高柳五行附高柳栽低柳十一行
遙隄南長八千三百一十丈中岸擇地置滾水壩若干座在
止長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丈中間擇地置滾水壩若干座在
桃源北岸四座見上疊石爲之脊高七尺而平滾水壩若千座在
平灘面盛漲逼縷隄又漲則溢而及遙隄平滾水壩若千座在
輒溢出一寸漫灘水不遛率渾漿而濁漫過行擊隄以及遙
隄寬足以容納有縷隄限溜水停而弱又以柳過行擊隄以及遙
水壩聽其漸溢出壩始至逼縷隄大而不至乃逼遙隄故其漲乃過滾
則水壩不出其壩大汎始至逼縷隄大而不至乃逼遙隄故其漲乃過滾
水壩比其過壩也消勢已漲矣故其就消隄之消則掛口繼消則縷
隄露頂大消則隄之所禦者三萬里河漫灘強弱也故在職十
後人以一水線柴土之所禦者三萬里河漫灘強弱也故在職十

七年遙縷兩隄未嘗加築分寸今之汰黃隄猶其遺址也

水行

鑿金十七年河溢蕭縣睢寧桃源平地丈餘十八年河溢徐州

季馴浚奎山支河至小河口是時水勢橫潰浸及祖陵徐泗

淮揚之間無歲不受患二十年放季馴歸以舒應龍代之於

是分黃導淮之議起旋以倭警寢其議

淮安府志

二十一年河決

黃堍口一支由虞城至宿遷出白洋河

行水金鑑

二十二年十一

月黃河清百餘日

淮安府志

二十四年培歸仁隄是年總河楊一

魁條上十事分黃導淮一反潘氏之所為開桃源新河分洩

黃水一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入海一起三義壩至毛

家溝淮口入海

淮安府志

二十九年河決單縣南下洪澤湖桃源

河道悉淤

淮安府志

四十年河決徐州三山出自白洋小河

方輿紀要

天啓元年河決靈壁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仍與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六

黃會故道湮塞總河陳道亨役夫築塞之

明史河渠志

崇禎五年

河溢宿桃等縣被患十六年流寇李自成決河灌汴城奪渦

入淮桃源河渠淤塞運道艱阻

舊志

清順治元年黃河自復故

道

河南通志

四年河決黃家嘴又決三義壩塞之七年再決黃家

嘴三岔以下水不沒胥漕舟不渡

清河縣志

十六年河決歸仁隄

康熙元年再決又決下古城茅茨湖盡淤

宿遷舊志

四年決崔鎮

徐昇壩又漫開馬廠閘入淮六年決煙墩口水漫城址沙高

五尺城內如井冬回空運船出煙墩口經城西直下馬廠湖

舊志按邑人王立身煙墩口河工告成記是年秋七月二十

九日辛未河決治西煙墩口蓋距城僅六里許決之日勢若

奔雷聲聞數十里不數辰連決三十餘丈由護城隄南入運

陶家岡迤邐而東匯為二川自李義口潰隄而出仍入運

河一自大莊湖歷馬廠經清河縣之社村湖由南河直下周

家關入高寶之開湖大約為洪流者二其為支流者無算一

時慮舍邱墓潮沒衝突呼吸而盡不可數計也朝廷特命

總河楊茂勛移駐桃源工次堵築自九月一日至次年三月

八日合龍凡六閱月工始告成是年又決于家岡按治河方略云

七年決張家莊又決黃家嘴又決三義壩八年決三岔九年

決陳家樓自九年以前崔鎮無歲不決而歸仁隄亦連決七

八口舊志於是桃源境內殆無一片乾淨土矣先是順治十六

年知縣鄭牧民以煙墩口逼近城邑申請加鑲掃工至康熙

六年果決口水入城廬井湮沒無算七年地震城圯十年就

北門城基築爲遙隄以捍黃流舊志其歸仁隄崔鎮諸決口亦

以次修復苟且補苴歲無寧宇是年河決新莊口越六年始

塞又決陳家樓逾年塞十年決七里溝逾二載築塞十二年

八月新莊口工將合龍秋水大漲復衝九十餘丈禍延數載

治河方略十五年河決白洋河及于家岡逾年築塞十六年七月

總河靳輔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略謂黃水裹沙而行合則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七

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沙停則河身日高而旁溢不

止故黃河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刷沙始能合流奔海查歸仁

一隄原以障隄水並永堦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浸淮而

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刷沙也自順治十六年歸

仁隄決睢湖諸水悉侵淮而不復刷黃致黃水反從小河口

白洋河逆灌停沙淤成陸地迨康熙六七年至十五年間數

遭大水河之下流積沙淤澱不能趨海遂乘高四溢衝決于

家岡等處灌爛泥淺而入淮矣又言自康熙六年煙墩潰決

以後桃源而下淤成平陸及煙墩堵塞而黃家嘴陳家樓七

里溝新莊口以上等工相繼潰決此塞彼開曾無寧歲至康

熙十五年新莊口雖閉而新莊口以上有白洋河于家岡一

帶數十里無隄地面漫灘四散水不歸槽康熙十七年楊家

莊大決幾至奪河隨挑楊莊南岸大引河二道又於白洋河
毛家宅二處各挑大引河一道又言黃河北岸自清河桃源
至徐州加築縷隄格隄以為重門之固又言桃源向有減水
壩四座窄狹不足洩水今更築加寬多設洞門以便減洩並
於古城黃家嘴更建二壩以洩黃水此三疏者或於上游開
引河或於境內建減壩或於北岸增縷隄皆務殺勢設固束
水使歸故道舊志靳氏又修築黃河南岸遙隄自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三百三十里北岸遙隄自清河縣至雲梯關約二百
里一遵潘氏成案治河方略其施功於桃源者在南岸大險工三
日煙墩曰龍窩曰李家口在北岸險工五曰九里岡曰上渡
口曰七里溝磯嘴壩曰新莊口曰三岔皆加築掃台使水無
旁溢民困少蘇十九年築歸仁格隄自五堡至白洋河於格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隄南首建石涵洞北首建民便閘治河方略二十年於煙墩上渡

口磯嘴壩等處各挑引河一道築攔黃土壩二十一年各工

告成續水行金鑑二十三年聖祖南巡察視河工翰林院檢討張

鴻烈山人題請開濬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沐陽安東海

州八邑洩水河道生邑金鑑疏云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為八

有季太徐昇等四壩今則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
策誠善矣但黃水冬涸時民田似屬無恙即如本年十月間
乘輿由宿遷縣至清河縣四顧平沙若無水患及至夏秋之
間黃水盛漲倫水從壩上滾入則勢如建瓴禾苗在地必盡
付之汪洋若非挑浚支河使之有所容納及此即已成之糧田
被溺正賦安供當河工未成之日自無暇及此即已成之糧田
費過金銀不下數百萬國計至重孰敢遽以此為請也今值
我皇上發帑救民另行遣官督理是以懇求聖慈同仁一視
先及淮南次及淮北查桃源縣一帶舊有祠堂湖邱家湖等
處可以濬水又有小河可以洩水一帶舊有祠堂湖邱家湖等
上亦舊有衝開河形兩岸隱隱尚處而東可達沐陽縣之沭
河安東縣之潮河以入於海年來處處淤塞以致水無可洩
合無請飭新遣大臣會同地方官詳細查挑濬洩水河一
遠近將十三座壩內隨形量勢或分或合各挑濬洩水河一

道以待壩上所滾之水俾水來則歸支河不致瀾漫平地田既不淹糧自可辦有補國賦何減山鹽高寶等之七邑哉按是時已奉命浚 二十六年河決煙墩築護城隄自煙墩廟東

至於南岡長四千餘丈水因南下不直衝城垣舊志是年中河

成漕舟由仲莊開亂黃而入自是黃運分爲二道治河方略三十

年靳輔題請豁免山陽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州蕭縣

碭山等十一州縣被水淹沒之田糧治河方略三十三年桃源黃

淮中河皆溢三十五年河決龍窩口灌城壞官民廬舍田地

無算舊志又決九里岡張家莊塞之續行水金鑑三十八年南巡截

漕平糶以濟災民免徵修防夫役是年搶修煙墩汎險工

續行水金鑑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請開老隄頭引河建祥符

五瑞二閘續行水金鑑疏云桃源縣鍋底湖水能入不能出

難禦縣城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挖工程需用錢糧甚多如引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九

水不出則屬無益不如自涵洞口起至老隄頭迤東控引河一道以出河水乃爲近便按此疏移東就西其造福於桃源

者厥功 加築桃源縣南岸隄工續行水金鑑是年冬十二月黃河

清二十餘日上下百餘里宿遷縣志四十一年閏六月河溢龍窩

大隄決顏家莊十月塞之是年南巡增築煙墩至龍窩隄工

又增築護城隄及越隄四十二年於煙墩及龍窩之張家莊

九里岡之大王廟東與舊龍門處半路劉之上水頭頂衝處

各築挑水壩以禦洪流行本金鑑自四十二四十四等年南巡兩

次臨視九里岡埽工指授方略河臣奔走修防僅免壅潰蓋

黃河最險之工也四十八年以後至六十一年總河趙世顯

謹守靳張成法在任十餘年所專致不釋者惟挑水壩一策

能得其用無衝激潰敗之患河渠紀聞雍正元年開于家岡引河

二年始定河工銷料之例河渠紀聞江南河工銷料參差不

尺有用葦柴九十束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
不等多寡懸殊報銷互異難以稽核至是始定準則議照桃
源廳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通工一例報銷
六月河決睢寧南岸朱家海大

隄十二月築塞之加征睢寧虹縣泗州宿遷桃源五州縣田

租設淮安衛守備管之按淮安府志總河齊蘇勒以唯南決

州縣近河地方多淤成沃壤增輸四年黃河清河渠紀聞總

田租遂設淮安衛守備專管之六年築桃源北門外

會筠等奏報黃水自陝西府谷縣歷山
西河南山東江南桃源縣河水澄清

護埽隄工通志七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兼理河務請裁淮安

衛并減五州縣加徵田租淮安府志九年始定河工土方價河渠紀聞

分別遠近難易釐為八則一近取乾土六繞越坑塘取濼土七

地取土分遠近五繞越坑塘取乾土六繞越坑塘取濼土七

丈為一方價自一錢至二錢不等至二錢五分而止乾隆

六年增築宿遷桃源清河三縣運河南岸縷隄以為黃河北

岸遙隄更於縷隄內酌定格隄九道高斌傳稿八年東省山水暴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十一

發浮黃溢運南注洪澤湖而湖水亦漲淮安府志大學士陳士倌

巡視河工以桃源近城一帶逼近湖河地勢窪下請於陸家

壩岡地接築土壩東抵高家灣越隄於毛家集岡地接築土

壩西抵歸仁大堤與岡地相屬勢如一帶遙隄以為河湖保

障再於堤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南河成案互詳洪澤湖篇十四年

高宗南巡閱視九里岡埽工南河成案二十一年銅山縣黃河北

岸孫家集漫溢掣溜東趨灌微山湖湖河相連下及荆山橋

銅邳宿桃海沭諸州縣被淹河渠紀聞發帑賑濟災民皇清奏議是年江蘇

巡撫莊有恭題奏十三州縣而清河桃源碭三十六年六月

黃水由古城煙墩二汎溢入運河開劉老澗以洩之南河成案是
時南岸陳家道口坐墊二十餘丈全河奪溜疏引河入蔣溝
以達於煙墩口始歸正河凡三閱月而工竣四十四年挑濬

臨河集陳家樓李家莊祥符間等處正河南河成案四十六年挑

濬臨河集至李家莊引河阿文成公年譜四十五年挑濬顧家莊引

河河渠紀聞五十一年大雨河湖並漲北岸李家莊湯家莊先後

漫溢而復大決於南岸司家莊南河成案父老傳聞以為司工漫

溢衝為枯大河是也其北岸之煙墩頭亦同時漫溢是時豫

水大漲老隄工誌椿長至二丈三尺洪澤湖誌椿長至一丈

六尺寔為數十年所未有司家莊與洪湖僅隔一隄隄內湖

水已滿河水雖與混合流勢尚穩不致淤澱旋由總河李奉

翰會同安徽巡撫書麟分任堵築於十月十六日合龍其湯

莊李莊及煙墩頭碧霞宮周家莊五孔橋二井等工皆先後

報竣河渠紀聞五十四年睢寧南岸周家樓決口自歸仁隄各開

洩入洪澤湖南河成案五十六年古城迤上始用木龍挑溜護掃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十一

南河成案嘉慶元年河決豐汛宿桃正河悉淤三年山東曹工漫

口黃水入運開劉家莊運河隄洩之續行水金鑑八月河決碭山

南岸入洪澤湖五年五月自銅浦至桃源四百餘里河身乾

涸九年宿桃外河山海等廳河身乾涸南河成案續編十年黃淮並

漲清河志十六年桃南廳屬王駱鮑等工出險總河陳鳳翔馳

往堵塞同時田工劉工亦先後報險搶護南河成案續編是年河決

李家樓安吳四種實決蕭南廳之關莊壩廳官移濫入洪澤

湖自嘉慶紀元以來河水泛漲豐元年曹二年睢三年邵四年諸工相

繼決口至八年決衡家樓十一年復決睢寧南岸從歸仁隄

入洪澤湖清口以下黃淮並漲議者遂謂雲梯關沙淤積高

水不能出自古無濬海之法不如改道安東別尋海口仁宗

命總河吳璫徐端詳議具奏璫端以前時馬家港康熙三十五年事

二套 乾隆五十年事 皆無功惟以逢灣取直接築關外長隄一策

依違入告上終屬意海口兩江總督鐵保疏辨清河縣志疏

舊有三說海口不利一也洪澤淤澱二也河身高仰三也明

臣潘季馴時雲梯關外積沙成灘行水之路十不及一本年

徐端親至海口寬千餘丈攔門沙上過水五六尺之處此說竟

尚為豐順且從古無濬海之法亦無別尋海口之處此說竟

可勿論矣前河臣靳輔時湖中止存小河寬十餘丈今則河

面寬數百里深二三丈豈為淺阻此說又可勿論矣詢之十

人嘉慶八年間河底淤高至八九尺清不出病實由此

但考河性通塞靡常有時上壅而下通有時上深而下淺有

時上下皆通中忽淺澀如徐州觀潘靳治河之法全不治此

不出槽河底刷深豈盡人力參觀潘靳治河之法全不治此

而專心致力謂宜參用潘靳治河之法專力於清口清口暢

於清口云云

河腹深海口順洪澤不泛溢一舉而三善備焉疏入衆喙始

息至十六年李家樓復決口長河千餘里險工林立未知所

歸廷議又將徙河道北出灌河口或南出射陽湖特命大學

士覺羅長文敏公麟戴文端公均元相視仁宗且自製黃河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十三

改道記傳示中外二相既至清江浦適有以說帖干進者

吳安

四種桃源人張楷聞廷議將改河道與山陽郭大昌議果若

此吾淮人類且盡急措貲二百緡使大昌廷包世臣作說帖

極言海口並無高仰河身不宜

輕改因漕標副將鄭敏上之

極言改道之害中於淮揚國

計民生均無所利二相驚歎改道之議乃寢是時百菊溪

方督兩江亦以舍舊謀新難策萬全不如仍從清口以下施

功較有把握乃疏陳河工先後貽誤狀清河縣志疏云臣聞

河之勢海口是其尾閭清口譬諸腸胃必腸胃梗結全消斯

尾閭暢行無滯淮水自西向東與周橋五壩遙對黃河在北

淮流入黃其勢不敵黃復於運河口門外築磨盤埽建東清

勢北行又恐力不敵黃復於運河口門外築磨盤埽建東清

壩清水大則折寬束清口門黃水大則啓除工壩封土黃減

而不清決清漲而不溢盪滌流行滔滔無阻今河工弊壞誤於

前在事有諸臣視為無用甚至謂其阻塞清河樞紐歲歲加修迨

後者有誤於後者有誤於後者有誤於後者有誤於後者有誤於

前陸者一也於前者二十年來止海口濬船三百爬疏積淤其久廢不用幾成

於前者三也衡工漫口一年忽坐失事機誤於後者清口也嘉

大加疏濬可復舊規遷延悠忽坐失事機誤於後者清口也嘉

慶十年黃淮並漲不開王營減壩轉開下淤二十餘里之李
工黃水不消清逼入運頭壩跌塘五丈黃水攝後湖運均害
誤於後者二也十一年清口外淤積成灘河趨北岸開放減
壩黃水猛注刷成漫口十年可放而不放十一年不可放而
放誤於後者三也竊謂全河之勢須從上游講求臣觀老隄
上下裹裳可涉此而不濬恐放水後更難爲力宜仿靳輔川
字河法於河身兩旁抽溝二道一律深闊至海

總河陳鳳翔

得嚴譴去黎世序代之於是大舉修防塞減壩順清河吳城
諸決口築李家樓役夫四五十萬人七閱月而工竣黃河復
由故道入海百齡既建此大功而世序亦謹守靳輔張鵬翮
成法束水攻沙蓄清敵黃以碎石坦陂禦險工故十年中無
河患參用淮安府志道光四年河水大漲自清口逆入洪澤湖
十二年桃源民陳端私決于工湖水暴漲盡開吳城七堡禦
黃壩順清河以洩湖入黃于家灣下黃河斷流二十餘里二
十二年桃源北岸楊工漫口衝成大泓水入六塘河漂沒人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畜數十里清河縣志二十八年河決王工歲大飢訪稿咸豐元年河
決碭山北岸兵三堡入宿遷運河灌駱馬湖下六塘河桃源
北境災役夫塞之工未竣六年復大決蘭儀北岸銅瓦廂由
張秋奪大清河入海淮安府志自是桃源無黃河矣

運河

禹貢揚州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注疏家謂由江入海由
海溯淮以達於泗徐州貢道則但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泗陽
爲揚徐二州分域貢道銜接此東南漕運之始也兩漢轉粟
控引淮湖下相去猶上下百里經行若何史不詳載晉元帝
置邸閣於宿預魏高閭留戍淮南謂修渠通漕須經角城則
亦溯泗水而上然僅爲挽輸軍食非承平轉漕之恆制也隋
唐通漕汴渠隋名通濟渠唐改稱廣濟渠乃由泗水以達汴河其時泗州

尙治宿預汴水逕其南以入於淮周顯德二年命武寧節度
武行德發民夫因汴水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通鑑則由淮入

泗由泗入汴猶遵隋唐遺築宋之漕法東南六路斗斛自浙

江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

楚泗置汴綱般軍上京東坡文集按宋之泗州移治臨淮楚州逼

近淮陰楚泗之間取道覆釜與泗陽無涉元開會通河桃宿

遂爲通途明永樂初轉餉燕京海運而外兼用陸運其河運

凡有數道在江北者自瓜儀抵淮安謂之南運河亦曰裏運

河由清江浦徑入黃河以達徐州曰中運河自山東抵天津

曰北運河總名漕河黃河曰外河與裏河不相通自平江伯

陳瑄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又緣西湖築

堤十里引舟淮口置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以時啓閉於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十四

是漕舟由天妃口徑入黃河經桃源而上出中河以達北河

而海陸運皆廢是故因黃濟漕自陳瑄始也然每歲漕艘既

渡卽封閘以杜黃流倒灌公私商賈仍用轉搬數十年中運

道安流其後約束懈弛內使貴要往來如織閘不得閉始受

倒灌之患而運道日以淤墊淮安府志固非瑄之本意隆慶三年

河決茶城糧舟淤滯羣議開伽河未幾黃落漕通議遂寢先

是淮水漲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里決禮信二壩出

海湖隄多圯總河翁大立奔走疏濬次第告竣而河水忽決

茶城泰山廟七里溝悉淤大立請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兼濬

古睢河泄二洪之水分黃河自漁溝下草灣即老黃河故道保南北

運道俄而黃河大決邳州睢寧運道悉淤大立與總漕趙孔

昭皆削籍總河潘季馴築塞諸決河水歸正流運道復通五

年河復決邳州壞漕船溺運軍以千計沒漕糧四十餘萬石朝議紛然欲開膠萊河籌海運會季馴築邳州功成不復議季馴亦罷去勘河給事中雒遵請築茶城至清河長隄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鋪鋪十六夫設官劃地而守於是桃源始有鋪兵是故設鋪守兵自雒遵始也茶城清河之間黃河卽運河茶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而出防黃河卽所以保運河

總河朱衡疏

自陳瑄啟天妃口接運

歷年既久閘洞圯廢運河淤塞議者又欲閉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值以免淤墊而別開新河以屬運道總河萬恭疏言開新河未必能制黃水不如仍用天妃口之爲便今宜建天妃廟口閘俾漕艘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則閉閘水落則啓閘以利商而新河口可勿濬於是漕艘仍由天妃口而下渡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五

入黃河是故建天妃閘引清渡黃自萬恭始也三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清桃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御史陳世寶疏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溯桃源大河而去行地七十餘里是爲老黃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小清河以北上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

此言南岸

則運道無

恐淮泗之水不爲黃流所漲督漕侍郎吳桂芳疏言去秋正河淤墊淮泗梗阻淮弱河強不能並趨入海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宜急護隄以殺水勢部議從其言於是開河

護隄二說未知所定而又有五年八月崔鎮之決口清河志六

年復以潘季馴為總河季馴力言老黃河不可復新開河不

足恃惟當塞決固防專力清口流連數年河道無患四十二

年河決狼矢莊注劉口歸舊河怒濤險溜大為運梗天啟三

四年王家集磨兒莊等險溜尤甚漕臣躬駐督催阻壓船以

千計朱國盛通濟河記僅而獲濟漕儲參政朱國盛議開馬家洲且

疏馬頰河口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滔家河百餘丈濬

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路馬湖口築塞張家

等溝數十道東水歸槽計河長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

四月工成明史河渠志運道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宿遷志

縣志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明史河渠志

崇禎五年河決建義北壩總河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六

三處名順濟河明史稿八年駱馬湖淤阻侍郎周鼎更築伽河

宿遷縣志清康熙七年董口淤改從駱馬湖大清會典後駱馬湖亦淤

舊志十九年總河靳輔奏開舊皂河上接伽河二十年復

挑支河自皂河迤東歷龍岡岔路口達張莊入黃河建分水

閘以洩運漲更自張莊開複河經駱馬湖東至宿遷縣治馬

陵山接中河以行運靳文襄治河書二十五年輔又奏因攔馬河以

開中河自張莊引駱馬湖水鑿渠由遙縷二隄間歷宿遷桃

源至清河仲家莊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名曰中里二十七

年工竣江南通志又按竹岡陳氏曰北運河口改至張莊雖

百八十里每船過黃增僱短水固難行而黃水湍急於徐州以

東尤甚况遇暴風水漲不無漂淪之虞淺洲涉淤更有起駭

之累故漕舟之過黃多費而且懷憂良大阨也今因修築遙

隄乃於宿遷以下如七里溝上渡口諸處起土築隄即開運

料小河因而規度於黃河北岸之內另疏一渠瀉北運河之

水從攔馬河起至仲家莊止凡一百八十里就運料小河通而濬之擴而深廣之所費頗節而中河之運道成矣使漕船出清口止於黃河行二十里許過清阻且省縉挽之勞費又可由平流以北達永免黃河風波之險阻且省縉挽之勞費又可由速於漕程不誤漕限運丁戴頌懼呼至今口碑載道嗣後每

年漕運從無稍阻至於民船北上因經黃河者僅二十里小

舫一葉皆可直達於通州神國益民匪可言自是黃河運河

喻洵哉中河之開百世之利也治河方略

析而為二是故鑿中河通運道自靳輔始也溯昔陳瑄始於

天妃口引渡漕艘泛舟黃河上達茶城凡五百五十里權衡

於海陸兩運之間害取其輕決然行之固非謂黃河可永為

運道也迨後朱國盛開通濟新河而運去黃河之一宋光祚

開順濟河而運去黃河之二周鼎開伽河而運去黃河之三

靳輔開舊皂河而運去黃河之四及新中河成運道離立與

黃河全不相屬乃更通名之曰中運河以上接於北運河下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七

仍絕黃而接於南運河數百年之險阻經五六人之經營而

後大功告成焉其在桃源之中運河下自三岔清桃起上至

古城桃宿止計程九十里清初定制有過境之限舊志重運

限回空二有債事之罰舊志糧船有失風失火等事地有領

運之員舊志原派邳州衛領運後改淮安衛十八年復留印官統率兼

管邳州衛有打凍之役舊志船船冬令冰夫並有敲冰器具

壓凌船隻其後印官與河營分段辦理自占城至盛家河頭

廳營督河兵敲打自盛家河頭至三岔地方官僱民夫敲打

歲以為常乾其責務以桃源河務同知領之三十八年總河

于成龍奏以中河北岸改為南岸別築北隄挑河築閘謂之

新中河行水金鑑前河臣于成龍因桃清中河逼近黃河地

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以新河淺狹

難以容納改於三義壩下用新河上用舊河合為一河行水

張鵬翮題三義壩以上三十二里河身淺狹遇湖水大漲恐

不能容納舊中河自河頭起三十二里至三義壩河甚寬深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但三義壩以下至仲莊二十五里河身甚淺南岸河水散漫難築子堰且距黃河岸甚近今衆議在三義壩將舊中河築攔河隄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中河之上段與新中河是年

建劉老澗滾水石壩金門九洞以洩盛漲初年始移建滾水

石壩金門九洞共寬二十丈康熙五十五年移建乾隆拆修嘉慶中圯壞道光八年張井又移建石壩壩脊以宿遷十

字河誌椿丈有一尺為平乾隆二十二年兩江總督尹繼善疏以隄堰阻

隔民田積水難消應於桃源中河南岸尤家灣蕭家莊孫家

莊三義壩等處建石閘四座又於北岸高莊十里堡建木涵

洞二座南河成案以資宣洩是後三閘衝圯惟尤家閘光緒末年沖廢民國

五年改建獨存并設涵洞五座衆興上游宗家莊顧家小河

三十六年黃河入運開劉老澗洩之四十七年運河水面高

於黃水三尺五寸總河李奉翰奏請於南岸顧家莊格隄挑

渠洩水入黃以利行漕南河成案四十九年大挑邳宿桃清運河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 六

間段淤淺南河成案嘉慶三年河決山東曹村黃水入運開劉莊

運河隄洩之使歸正流並於黃運之間築東西束水隄二道

旋即堵塞咸豐三年全漕改由海運糧船停廢七年御史尹

耕雲奏裁河員修防各營一律改為操防心白日齋劾河督

營為操防疏云請旨將南河督及黃河各廳悉行裁撤僅於清水酌留數員以司湖運啓閉其河標官兵本屬操防者

無論矣即修防各營自游擊以下官數百員兵運河南岸因

舊黃隄以為固僅於北岸設官防堵內險工四段林工大王廟衆興牌

樓口蔣家莊季家莊同治四年以軍需餘款購米三萬石試行河運僱

民船裝載由清江浦兌收光緒十年以後復奉令停止中河

百里僅為轉運商貨之要津然猶設官置汛不廢修防於古

城雲家渡衆興三義壩分為四汛置窩棚焉民國二年設立

江北河務工程局由省長委總會辦各一員經理上下游河

務泗陽運河歸上游堤工事務所修守員管轄其後大舉治
運改稱籌濬江北運河工程局並撥二分畝捐以充經費
四年財政總長潘復以國庫收支兩抵不敷甚鉅做照濬陽
河工之例請各省一律照加畝捐二分蘇省附加範圍限定
為寧鎮通五年江北七屬此案經各省反對中央政費不能
辦解部五年江北七屬此案經各省反對中央政費不能
令蘇省一隅重勞擔負一再呈請省長咨請政府將淮揚徐
海四屬畝捐撥還以充大治沂運經費政府迫於公議令內
財兩部劃還淮徐四屬畝捐定案而設督會辦各一員由大
寧鎮通三屬畝捐依然解部備用

六塘河 附砂疆河

蒙沂諸山之水滙為駱馬湖橫斷馬陵岡下流為六塘河運
河盛漲洩於劉老澗二水由宿遷分流東來逕仰化集北入
泗陽縣境會於三汜河口又東南行三十里逕史家集北黑
泥溝水自西北來顏家河水自北來同會於嵇大溝入之又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東行五里孫大溝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行十里逕沈家渡
西有大枯河以洩六塘河水北行此為楊工決口所冲非盛
漲不出也又東北行十五里逕劉家灣出縣境析為二河北
河經沐陽錢家集東北行經安東周沈二集又東繞頌項湖
北至海州龍溝出義澤河下潮河入海南河經淮陰劉家莊
歷安東古寨麻垛紅橋過沐陽孟家渡出武障河下潮河入
海其在宿遷桃源境內者謂之總六塘河亦曰北鹽河

水道提綱

北鹽河受運河水於宿遷東南之仰化集西東流經集北又
東分為二支一支東北流折而東而北一支東南流經王家
集南折而北流經頌項湖經安東縣北境亦曰茅家河乾隆宿遷
折而東流入頌項湖經安東縣北境亦曰茅家河縣志茅家
湖在縣東南五里為夏秋霖雨匯歸處上接西寧橋下經
仰化集分二支一支自安東入潮河達海一支自安東入海
州達濬之先或曰北鹽河或曰茅家河皆因地而異名也明
塘未濬之先或曰北鹽河或曰茅家河皆因地而異名也明
天啓六年運道艱阻河臣議開新河鑿清桃諸縣繇倉基湖

截斷馬陵山以通漕艘未果崇禎末中原鼎沸當事者遂鑿斷馬陵山脊引駱馬湖之水東注達於侍邱湖命曰攔馬河伐木樹柵爲固圍計也宿遷縣志清康熙十七年總河靳輔因攔

馬河遞建六壩每座寬十八丈六尺中立磯心築堰成塘今

家莊迤東頭二三塘塘堰猶存宿遷縣志相機酌放以洩黃河駱馬湖之漲水壩

下量挑引河此六塘河之名所自昉也二十三年聖祖南巡

閱視河工靳輔因壩建橋在東南者曰東奠曰德遠曰鎮宣

在西北者曰西寧曰澄泓曰錫成俗名五花橋駕臨其上詢問攔

馬河減壩之水歸於何處輔答言由縣東湖即倉基湖入沭陽海

州一帶入海靳文襄公治河書二十六年靳輔既因攔馬河以開中

河而東奠德遠鎮宣三橋廢矣然西寧澄泓錫成之洩湖水

使由鹹河即北鹽河下海者如故也居濟一得三十一年靳輔復任總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二十

河疏陳善後事宜有運河之北宜另開一河建閘備減運漲

之語行水金鑑按此爲三十九年張伯行亦謂高山頭東中

河北岸子堰宜建涵洞一座使由格堤土塘河入預備河又

謂中河頭之北接駱馬湖口宜再開河一道由錫成橋預備

河即六塘河上流按此挑至清河縣居濟一得蓋皆灼見於湖漸

淤淺有是議而未之舉行也雍正三年於西寧橋西築三合

土壩俗稱鹽河頭五年總河齊蘇勒又於湖之東南建五壩曰順

隄河壩長二十丈六丈曰南小壩長十丈六丈曰正引河壩長二十丈七丈曰北小

壩長三十丈十丈曰寧家河壩長三十丈五丈隄堰相連南接縷隄北屬馬陵

山每歲秋冬閉以蓄水其上各挑引河是謂駱馬湖尾閘而

蒙沂諸山水不復入黃皆由此遞達於海宿遷縣志每遇水漲泛

溢爲災九年總河嵇曾筠請開寬欄湖隄堰疏濬六塘河下

游自是六塘河工程始見於紀載十年知縣睦文煥詳請修

築六塘河土堰舊志乾隆元年加濬八年大興水利准士民呈

請動帑將六塘河兩岸添築隄堰二道淮安府志桃源自劉老澗交界起至清河

輒井工止南岸堰長一萬二千九十三丈北岸十一年議大

修六塘河子堰十七年展築北岸堤堰淮安府志因河面狹窄故展寬北岸另築

土隄一道長八千七百四十二丈寬六丈高六七尺每年遇有水溝浪窩由縣撥民夫

修築以河工効力人員遴委巡防仍使兩岸居民簽報堰長

淮安府志六塘河隄係動帑修築無專員管理每年在河工効力人員內遴選二人派令巡防並於兩岸居民內簽報堰

長四十四名每一名管堰二里半二十二年挑切六塘河內

間段淺灘梗阻之處南河二十三年奏定歲修銀兩淮安府志六塘

河每年酌撥司庫銀數百兩遇有險要工程隨二十六年動

帑修築兩岸隄工並於北岸加築越隄四道淮安府志經欽差查勘動帑將

泗陽縣志卷九河渠上 二十一

兩岸隄工加幫加高於北岸張家莊費家莊徐家莊初設六

塘河同知駐高家溝在流陽境兼管宿桃安清海沐六州

縣河工在桃源由古城司巡檢專任之淮安府志三十二年挑桃

清界六塘河修隄堰嗣後以黃水衝潰隄岸無可措手同知

缺裁事在乾隆五十一年歸中河通判兼理歲修銀兩不能續發古城司巡

檢册防務廢弛水患頻仍嘉慶十一年古城巡檢詳由縣知

事飭派堰長奉行故事而已古城司巡檢册記道光二十六年復議

修築兩岸隄工其款由清桃安沐四縣攤徵桃源尤重焉清河

縣志清桃二縣多至五六萬沐陽僅出二萬六塘河之支流曰砂疆河由宿遷凌

溝口俗名爛石工分流東北行十餘里至鮑家河頭入泗陽境行

六七里地名長河產魚最多每歲秋末冬初漁人麇集其利

溥焉自長河東行二里許有丁大溝水自西南來入之折而

東北行十里逕穿城西大小崇河自北來入之又東北行十里逕徐家冲北有東南諸蕩水自松張口來入之又東行北折逕倪圩東又北行五六里至陸家冲入流陽境會於沐河乾隆二十二年濬志一統咸豐元年大水決南岸趙家口自蔡圩以南穿城以北冲爲小河東灌諸蕩爲北鄙大害五年張始乾蔡鳳翔等鳩工築塞之光緒二十四年復決知縣孫友萼撥工賑欸增築隄堰水患始平

洪澤湖

洪澤湖爲淮水旅寓廣袤三百餘里介蘇皖二省之間湖中有老子山泗陽盱眙淮陰三縣之分壤也山之東北角下有泗陽地宋仁

宗時淮南轉運使馬仲甫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又彭思永鑿洪澤渠免泗上舟行風險盱眙縣志熙寧十年開洪澤浦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二十三

以通漕運淮安府志不過一澗河耳明之中葉黃河屢決灌湖入

淮漕河總督潘季馴築高堰閉周橋淮水不能東注自是始

與湖匯高堰既築蓄淮刷黃諸湖合一洪澤之名始著蓋盱眙

家諸小湖及淮河漕塞匯爲大澤統名洪澤湖清康熙中而湖中有洪澤村居人千數百家後悉淪沒同治清河志而

瀰漫於泗虹桃清諸縣浸明陵灌州城爲患乃不可究詰其

在桃源之湖水西南達於許家勒子泗縣泗陽分界據河海工程局新測量之洪澤

湖圖而淮安府志作許家道口東南達於二堡泗陽淮陰分界處東西亘七十餘里

北起小街南暨老子山亦百餘里今日所謂成子河窪皆當年洪湖亭毒之區也在昔黃河東下之時治河者以蓄清刷黃爲不易之策卽安流順軌猶不能使湖水無尺寸溢出小溢則小患大溢則大患如響斯應也明萬歷五年潘季馴築歸仁隄以障隄渠及邱家白鹿諸湖之泛漲使盡入黃以殺

洪湖水勢

河防志

桃之西南境稍稍免於昏墊清順治十六年

歸仁隄決睢湖諸水悉由決口入淮

治河方略

靳輔因利乘便更

開便民閘減水入洪澤湖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堵塞

便民閘等口堅築五堡土隄石工開引河自九龍廟至桃源

老隄頭黃河邊止引睢湖諸水以達於黃又建歸仁隄閘三

座東曰歸仁中曰安仁西曰利仁又建老堤頭出水閘一座

曰祥符月河小閘一座曰五瑞黃水大則閉老隄頭閘開歸

仁隄開放水入淮黃水小則閉歸仁隄閘開老隄頭閘引水

刷黃至雍正三年睢南朱家海決口而歸仁堤閘壩盡衝塌

矣

泗虹合志

自老堤頭以下逾馬牙湖東抵柴林湖而南入成子

河窪皆湖水經由之路湖之泛濫於西南境者如彼明萬歷

六年潘季馴又築馬廠陂隄障隔河淮當陂隄未築之先若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二十三

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爲之淤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

而清口流弱故特築橫隄一道使黃不能入清不能出最爲

緊關十八年增築之

河防一覽

是時湖水常與范黃諸湖窪相連

十九年淮河汎漲山清安桃水深丈餘漂沒無算

淮安府志

清康

熙六年河決煙墩濁流攔入洪湖沙淤成洲幾三十里疏七

引河而淮始出

河渠紀聞

自成子河以東踰盧家集岡嶺東抵時

家大荒皆爲湖水盪漚所及劉婆澗高家松之間盡成澤國

矣湖之泛濫於東南境者又如此由是觀之明清之間洪湖

爲河淮所浸其患中於桃源南境東西亘七八十里無歲不

災也乾隆八年大學士陳士倌巡視河南奏稱桃源縣近城

一帶介在黃河洪澤之間東西亘百有餘里未築遙隄僅賴

平岡高地環繞爲護而陸家壩毛家集二處各長七八里岡

阜中斷地勢窪下且湖河相近中無間隔尤為可虞臣等擬於陸家壩岡地接築土壩東抵高家灣越隄又於毛家集岡地接築土隄西抵歸仁大堤與岡隴相屬勢如一帶遙堤以為河湖保障再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南河十六年諭洪澤湖蓄水刷黃上游宿虹鳳泗諸區多被其災泗虹桃源居其下游淤墊特甚四十四年湖水盛漲開吳城壩洩之嘉慶以後黃水屢從清口溢出湖底淤高淮漸東趨湖之範圍日以減削然縮於北者盈於南高寶諸湖又苦難容納矣咸豐五年河決而北淮水以洪澤為壑不復歸海於是東南士民起而言淮事者紛如聚訟遷延七十年未有定議淮不治即洪澤湖如釜如盂永不免泛溢之患也噫

附考古無洪澤湖之名三國鄧艾立白水塘與破釜相連破釜亦塘名一名破釜澗開水門八以溉田隋煬帝經此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遇雨改稱洪澤湖置洪澤屯唐宋人由汴入淮多取道洪澤館自宋人放淮入湖水勢寢大明清二代東南苦河患於是借清刷黃因黃濟運大修隄堰開壩而洪澤始為巨浸焉盱眙山陽清河桃源諸邑皆瀕湖境又西及於泗虹歲罹水患小民盪析離居靡有定處泗虹志云康熙五年河決宿遷之歸仁隄遷桃源清河南入州境於是灌淮入湖並淮為一而湖勢始大亦一證也今欲治湖必先導淮入湖不能入海湖不可得而治也民國十年湖水大漲由成子河倒灌及泗陽城脚雖清時黃淮並漲亦十之四象幸而東西湖灘積高不為大害然田廬塗沒亦十之四五矣又接洪澤湖為淮水所匯其大亞於黃河特桃源地居上游有漫溢而無衝決故無施工之處然潘季馴張鵬年陳世倌諸名臣猶兢兢以隄防為務舊志作於乾隆三不載抑何疏也

附錄導淮計劃數則

明河臣楊一魁建議分黃導淮其導淮方法在高堰三閘一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一建高良澗閘由岔河入涇河一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

湖入子嬰溝下廣陽湖又開金灣下芒稻河入江

清河臣靳輔廢三閘

即楊一魁所建者

創建周橋高良澗武家

墩唐埂古溝東西減水壩六座又於山陽寶應高郵江都間建減水壩九座乃議開車邏壩築隄束水歸海寶應喬侍御萊以四不可止之

按以上二策爲黃河南流時之計劃今昔形勢不同姑誌之以資考證

山陽丁顯主由舊黃河入海復淮水故道條議跌塘淤及轉輪濬淤之法並擬加開天然引河更開成子河以爲第一道引河分道入黃使其暢出

南通張謇畢生精力研究導淮事業其最初之主張謂宜規復淮水故道與山陽丁氏同辛亥以前主入鹽河

泗陽縣志

卷九

河渠上

二五

出臨洪口民國二年主入江由三江營入海由灌河口最後仍主江海分疏而入海則由舊黃河

濟寧潘復主用舊黃河故道由張福引河分疏入海

邑人張相文主張由泗陽成子河北行經卜家湖絕黃運穿六塘匯流河下達青伊湖薔薇河臨洪河出臨洪口入海其主旨在溝通淮泗沂沭一淮治而諸水皆治而其最大希望以海州爲港口可與天津白河廣州珠江並駕齊驅而爲淮泗流域之民出而與世界相見之門戶於國防上佔有價值

江蘇水利協會主張開張福引河經清江西壩下鹽河至老隄頭鑿地二十餘里接審河更取直徑三十里至響水口入灌河以出海無錫宗嘉祿亦主之

灌雲武同舉作導淮罪言徵引浩博主張江海分疏而
不明言淮幹由何道出口然極反對灌河臨洪二議
美國工程師詹美生主張將洪澤湖水分輸江海而沈
田可涸又塞柏爾氏率工程師十餘人復測主張全淮
入江惠根氏計劃亦同又費禮門氏主張全淮入海且
合淮泗沂沭爲一河皆有計劃書成一家言

現今淮水流路一由歸江十壩出三江營入江一由裏
運各河閘及車邏壩出射陽新洋鬪龍三口入海此後
導淮結果必以江海分疏爲歸宿盡人可知者其流量
之支配或江三海七張謇江一海九張相文各有得失
利病顧設備何如耳

